

守山閣叢書

史集

卷之五

大
學

吳郡志卷四十一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
蘸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櫓高歌江行數里間歛見
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
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櫂船一人呼可交
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
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
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
曰好骨相合仙已灸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
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

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噉之有皮非人間者比
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
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
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
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嶺複重松柏參天坐草中
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
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
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
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
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
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鳳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

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風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漁其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栗後卽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卽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傳仙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

續

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
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
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
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園一裏令餌之老人遂
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
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生
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旣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
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予
聞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
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

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目

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傳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簀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

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

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之義與予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

遜齋
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甲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

卽呂也

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

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

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真人

贈詩遺藥以答其誠

郡守旣嘗表于朝又刻石傳於世予謂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

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

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療一日有客自云姓

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

甲劃其股腹水卽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圓教用當陸根

養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

慈悅初不悉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

觀補陀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

展視之乃薜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目姓回者卽呂

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解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卽感

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

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

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旣以釋吾之疑

而且有感也故

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二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旣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

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渫而食垢面不類類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

西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餕所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爲餕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久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

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

纂異記

僧晝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贊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焉詢寺僧鑒師廬安

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

聞出宣

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

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

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

聞名

令齋夜話

宋本圓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又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闡皆吳人善謔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貨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

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大吹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芳鬚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

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爲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觸柱
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煜然全不自覺也後爲名僧
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

佛根源粗識事輓輓攀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
徒聲譽耀前闕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
汗羅斧鉞先生閑窮巷未得窺剗勵又聞識大道何路補
刷別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訏
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寥豁勵株槩僧時
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

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製怛巾鞬幽窮共誰語思
想甚含嗟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況逢舊親識無不比
鵝鷗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
當今聖政初恩澤完犧狹胡爲不自暇飄戾逐鷗鷺僕射
須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勲伐酒場舞闌
殊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
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庭身指蓬茅逞志縱
猿猱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